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二十二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六

宋 王與之 撰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

賈氏曰遂大夫各主一遂如鄉大夫各主一鄉但其官皆卑於鄉官命數皆減一等是以遂大夫中大夫一人不使鄉差次至鄰長則是不命之士為之其鄉之比長則下士○薛平仲曰六鄉之民既環居於國城之內外則公卿大夫實易以從容於其閒先王因

勢之便以分其職則爵秩之隆所以加於六遂一等者其理則然非固厚於六鄉彼為遂之民者既閒居於甸稍縣都之中而所謂王子弟之親與夫公卿大夫之尊又皆食邑於其內則其統臨而鎮撫之者蓋亦至矣而遂復設官以從而教治之則爵位之殺所以降於六鄉一等者蓋所重在彼抑豈有薄於六遂者哉

又曰六遂中大夫六人下大夫三十人上士百五十

人中士七百五十人下士三千人鄰長不命萬二千五百人○愚案鄰長推為五家之長其受田與五家等本非有祿以養之餘說見比長

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賈氏曰此與遂師職意同○王昭禹曰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遂大夫不登以遂人登之葢鄉之官莫尊於鄉大夫遂之官莫尊於遂人○李嘉會曰遂師曰登遂大夫曰稽遂大夫稽之於下遂師登之於上

易氏曰鄉大夫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遂大夫所謂可任者猶是鄉大夫言其可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遂大夫所謂可施舍者亦猶是

以教稼穡以稽功事

易氏曰黍稌高下種稑先後以教稼穡有如此者田萊之荒治牧畜之登耗以稽功事有如此者○鄭康成曰功

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為功業

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易氏曰掌其政令戒禁則制之於未然聽其治訟則決之於已然此雖鄉大夫之所不言然六鄉有井牧之制卒伍之制有貢賦税斂之事舉此可以見彼○王氏詳說曰遂師遂大夫言政令戒禁至於縣正鄙師酇長里宰則特言政令而戒禁無與鄰長於政令又無與

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鄭康成曰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邑及鄉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曹氏曰王畿千里之地自六鄉六遂之民總為十有五萬家其餘地天子使吏治之不統於遂官者是為公邑公邑之外為大夫之采邑者是為家邑家邑之外為鄉之采地者則為小都小都之外為王子弟之采地者則為大都雖曰家曰都各有不同而實皆采邑也遂大夫令為邑者則所職不止於六遂併與公邑鄉大夫王子弟之采邑皆治之則所治者廣矣○易氏曰為邑之吏有政有事一歲之政歲終必會一歲之事歲終必致吏之勤怠

善否皆可於歲終攷之○曹氏曰歲終會政致事將以達其可誅可賞可廢可興之實于

朝廷

正歲簡稼器脩稼政

鄭康成曰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易氏曰簡之脩之於正歲之始先期而為之具也○曹氏曰此亦教邑甿者

三歲大比_{毗志反}則帥其吏而興甿

鄭康成曰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興猶舉也○劉迎曰興甿不過明有功屬地治而已後世孝廉賢良之舉即興賢能之遺制力田即興甿之遺制豈可比而一之○黄氏曰鄉之所謂賢者皆以德能者皆以道遂未嘗以此教安得以此興之甿即遂人下劑致之田里安之樂昏擾之也七萬五千家幾二萬人必當有桀異聰慧者於是乎興之○李景齊曰六遂以耕為主遂大夫所掌要不過教民稼穡之事賓興

何與焉蓋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繼以施教法于邦國都鄙則教之施於六遂亦可知也田野之中莫非可取之才有遂大夫從而興之固不至老於龕巖深谷之下而不獲進矣○曹氏曰賓興之禮既詳見于鄉則遂之興甿安得不同於鄉大夫賓興之初鄉近於內故以教為主遂遠於外故以耕為主前後互見其實一也○易氏曰小雅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求髦士於或耘或耔之間得非六遂興甿之遺意○曹氏曰教養之本在於井田耕農之中鄉

遂之有司所以察其民者固非一端而公論之所稱者固非一日則興於井田者决無虛偽趨競之人於是取而用之其賢而有德者可以儀表於民庶之上觀感而化而風俗厚矣其能而有才者可以圖回於事為之間綱舉目張而治績著矣○林椅曰在遂鄰有長里有宰縣有

正大比興甿為此耳

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黄氏曰遂大夫專以教稼穡為職而里宰合耦于耡

鄰長趨其耕耨無非農事者故興甿明其有功者亦惟田功而已雖然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雖在畎畝不敢廢也故漢舉孝弟力田有三代遺意屬其地治者謂有黜陟廢興治地之官當有闕絶於是以新興之甿聯屬之興賢能曰出使長之入使治之興甿曰屬其地治者各因其平日之所服習者而官之故曰興士於庠序興農於畎畝○鄭康成曰屬猶聚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勑其餘以職事○王氏曰明其有功者則察舉其屬人之有功屬其地治者則聯比其地治之

職事○曹氏曰明有功非不及德也其服勤於田畝而有功者即其實德也屬地治非不及教也其聯屬於地治而無曠者即其實教也

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易氏曰六遂之所稽者功事功事則農事之著於功者也為邑者以四達而戒之所以見王政之公通行於天下四達即所謂四達而不悖為公邑者四達於邦甸之地為家邑者四達於家削之地為都邑者四

達於小都大都之地四達而戒其功事則民無不趨於事事無不著於功行之以誅賞廢興則功事之戒無非教矣○黄氏曰四達謂達之于四畺凡為邑者皆得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事即所謂以稽功事者也○鄭康成曰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劉執中曰治教其民有四事可以上達于王一曰食達有以禦水旱二曰兵達有以治軍旅三曰賢達有以補教化四曰能達有以成政治為邑之事惟是四者可達于王則受上賞○鄭鍔曰里鄰縣鄙之吏位卑職微無由自達于上令戒之以勉立辨事以謂遂大夫當達之遂人遂人達之司徒司徒達之于

王彼其小吏勤職于下得以聲名彰徹于上安得不自勉哉○王氏曰凡國之政令自王達之于大司徒自大司徒達之于遂人自遂人達之于遂大夫自遂大夫達之于為邑者此之謂四達

鄭鍔曰有以戒之於其先則視其勤惰以行誅賞廢興誅賞廢興非遂大夫所得而專亦達于王而已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

王氏曰遂宫各降鄉一等其官各亦降焉故州謂之長縣與黨同謂之正鄙與族同謂之師

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

賈氏曰謂政教號令徵發校比之等○黄氏曰徵徵斂也謂之政令徵比比而徵之小司徒井邑丘甸令貢賦稅斂之事是也

鄭鍔曰或徵其賦役或比其衆寡非有政令何以治哉

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音促其稼事而賞罰之

項氏曰頒田里謂一廛百畝之類○賈氏曰分職事者即九職之功事也○鄭鍔曰民事不可緩稼事伊

始則趨之使趨時

易氏曰須田里所以安民也分以職事聽其治獄亦所以安之而已然人情安則狃於故常而不知勉故為之趨其稼事而賞罰行焉賞罰雖不可詳先王之時入其疆而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而土地荒蕪則有讓賞罰之行於上也耕耨者有秩叙之賜不耕者有祭無盛之恥賞罰之行於下也然急於勸民而作之以不自已則民無不舉之職事○鄭鍔曰民之好逸惡勞古今則一

何古之農民不歸作勞丁壯耕而婦女饁後之農民不惰作勞至於舍其耒耜而流於游手是無他古者非特務農之君以勸農為先蓋亦為吏者得用賞罰以與之從事勤于二時者吏則有賞彼安得不慕賞以致勤惰於稼事者吏則有罰彼安得不畏罰而自惰觀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之語信周家之吏勸民有術矣然考其賞法無所見惟里宰行其秩序之說意其為力田之賞如漢世力田者賜爵一級二級之類若夫不耕之罰則出屋粟是也〇李嘉會曰頒田里分職事處有不得其平於是掌其治訟趨其稼事必有勤惰之分故有賞罰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

王氏曰移執事若遂師所謂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

以救其時事也○易氏曰衆之所集多寡不等則移民以執事治其政令所以用之簡之任之也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劉執中曰稽攷其功程會其羣吏所集之事職否而正其誅賞

黄氏曰亦攷察之如鄉師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

鄭鍔曰教法行於六鄉而六遂無書攷德行道藝之

事三歲興甿何耶鄙師猶鄉之黨正名謂之師非有教法何以為師乎

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黄氏曰遂之祭祀見於此所以教敬也鄭以鄉黨祭禜遂鄙視黨洪鄉州祭社野縣不祭社又禜之名不出疑野祭法略皆不立名或社或禜皆得祭於此豈非里社者歟○鄭鍔曰鄙師掌其祭祀則祭祀之時亦如黨正教其禮事明矣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鄭康成曰作民謂起役○易氏曰戒令所以肅衆志軍法以百家應調發之數故酇長以旗鼓兵革帥其民而至至五百家為一小陣然後鄙師為之掌其戒令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

鄭康成曰時四時也○黄氏曰數衆庶稽其在不也媺惡其人之善良奇衺也自遂師至鄙師皆行誅賞

與鄉不同鄉之誅賞必告于上○易氏曰周官校登稽比之政皆言衆寡鄙師獨言衆庶蓋至於五百家則利足以同營害足以同禦斯可以言庶矣衆至於庶則有嬍有惡鄙師以時而數之又從而察之嬍謂成於鄉三物者因民之所好而興之非有心於賞之也惡謂陷於鄉八刑者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誅之也其終至於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孰謂遂官專於耕而非教耶

項氏曰縣正稽功會事審其功也鄙師察其媺惡審其行也在外則縣正誅賞之在內則鄙師誅賞之蔑有容其姦矣

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李嘉會曰鄙管五酇職衆事夥宜於此會其政而致事於縣正

酇長每酇中士一人

各長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

鄭康成曰校猶數也○王昭禹曰族師以時校登其夫家則鄉師統其事鄙長以時校登其夫家則遂師統其事

王氏詳說曰小司徒與鄉大夫言登夫家之衆寡至族師則曰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遂師言登夫家之衆寡遂大夫言稽夫家之衆寡至鄙長則曰校登其衆寡曰校登者登之而致其審矣蓋族百家也鄙亦百家也惟百家然後為可校況上自遂大夫縣正鄙

師下自里宰鄰長皆不言喪紀之事惟鄰長言喪紀猶六鄉之官上下不言葬埋惟族師言葬埋然則四閭為族使之相葬則四里為鄰亦使之相葬等而上之黨相救州相賙鄉相賓愚以為在鄙在縣在遂理或然也等而下之閭相受比相保愚以為在里在鄰理或然也不然鄰長何以曰掌相糾相受與比長所謂相受相和親者同乎又何以曰徙于他邑則從而受之與比長所謂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者同

乎

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賈氏曰喪紀民之喪紀若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祭祀謂若族祭酺之類若然縣當祭社與州同縣正鄙師鄼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六鄉互見其義○李

嘉會曰六遂之民以農為急喪祭易於曠禮使百家之長治之則職親而事舉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易氏曰先王寓兵於民而其器亦出於民無事則藏

之器無不完有事則出之器無不利蓋至於百家而後兵器始備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族師以旗鼓兵器帥而至鄙長亦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蓋以是帥之以是用之所謂不教而殃民者無有矣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鄭康成曰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有司則見其衆

○李嘉會曰言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

鄭鍔曰有戒令躬往聽之歸而告戒一鄰爲之長者職當然也○賈氏曰鄰長中士唯承受遂人已下之事不得專聽斷鄭知聽謂受聽而行之

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賈氏曰鄰長彌親民故趨其耕耨并稽考女功之事○鄭康成曰女功絲枲之事○李嘉會曰男耕女桑俱其職也故鄰長以稽之

鄭鍔曰遂大夫以教稼穡爲職縣正則趨其稼事鄰長里宰則趨其耕耨何也春耕而夏耨皆稼穡之事

非縣正只趨耕於春而鄰長只趨耨於夏里宰之兼趨其耕耨也遂之官以勸農為職則凡稼穡三時之務皆當督之使疾趨時若夫女功之事遂官皆所當稽獨使鄰長稽之豈惟一鄰有女功耶亦互見之義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鄭鍔曰六鄉之長謂之宰至治一里者猶鄉也閭胥亦以宰為名何耶宰取其能裁制耳一里之衆茍無宰制之能何以治之職之卑者於尊無嫌所以同夫

宰之稱○黄氏曰一車七十五人二十五人一人為甲長謂之甲士即里宰也四丘為甸三甲七十五人春秋作丘甲葢一丘二十五人起羨卒矣

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鄭康成曰邑猶里也○鄭鍔曰治一里之政令宜以里為言乃曰邑者葢有以五家而稱邑者如鄰長言邑是也有以十家而稱邑者孔子言十室之邑是也有以四井為邑者小司徒所言是也有總六遂皆名

曰邑者遂大夫言凡為邑者是也二十五家亦謂之
邑葢邑者聚居之義衆之所聚皆可以通稱也
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
鄭鍔曰一里之家相與耦耕宜自配合何待里宰余
以為耦耕之法一耜之廣者五寸二耜為耦廣深一
尺故合二耜則須兩人共發之人有老幼力有强弱
為耦者未必通耕則耕者廢里宰歲時往即耡室為
合其耦使人人適均斯無廢耕之事耡之為言助也

○易氏曰耡非公田也周之井田皆為長畝其長百步其廣一步中間為甽不易之地一畝三甽一易之地一畝二甽兩易之地一畝一甽甽廣一尺壟高一尺二人各執其耦而共發之合二人之耕則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正合一甽之地於是而合耦則兩兩相助謂以兩家之民而耡兩夫之田十夫百夫亦然

里宰合耦之所教為治所之名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蓋於此室計之所謂歲時者其季冬歟為合耦以治稼穡乃趨其耕耨使無失時然有以趨之無以勸之無益也行其秩序所以勸之歟宮伯言行其秩敘說者謂秩者祿廪之常敘者遷進之次此農民耳

所謂秩序者何也余謂此乃力田之賞也漢自高后置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勵天下使之務本文帝又置力田賞員以是知秩叙者爵一級爵二級之數里宰推而行之則庶幾有遷進之漸以激勸之也○貫氏曰或家有一夫二夫共耦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或先後次序相助佐為之○曹氏曰里宰合耕于耡之法尤為井田均民力之要指耦者謂兩人相助而耕皆取同力相與佐助之義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耕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即合耦之意也然合耕非止一井而已蓋合百家之衆共耕十千畝之田詩人所謂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言使民均其耕耦之力

共其刈穫之利自東作西成少長相從乎秩有序雖遺秉滯穗亦得以惠及鰥寡孤獨之民○黄氏曰鄰長無爵故行其秩使有祿所謂祿足以代其耕是也蓋時時給之皆旰也不相帥屬故以其才等行其序有序則有秩秩序定則有後有先有帥有從有司政令皆可應也周禮凡其體敵不能相帥屬者則皆秩叙宮伯月終均秩歲終均叙鄉師邦事作秩叙是也

總論

李景齊曰周家以農事開國誠知夫熱耕凍耘霑體塗足人所甚勞激昂振勵不可不極其至故教稼穡則有遂人巡稼穡則有遂師以簡稼罷脩稼政則有

遂大夫既教之又廵之稼器稼政又無不曲致其意則民宜不敢不勉矣猶未也至於合耦而耡與夫趨其耕耨鄰長里宰復有以盡其職縣正之官又有以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以旌其勤而扶其不勉者則知先王設官以為農者如此其詳而官與民日周旋乎穮蔉耒耜之中其情可為無間所謂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之風亦可想矣後世以勸農為職者足不至田畝口不問菽麥常率一遊要不過具文而已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易氏曰前言治其政令里宰之所以稽乎下後言待有司之政令里宰之所以聽乎上葢邑之衆寡與夫六畜兵器皆里宰所掌故政令可得而治焉若財賦之事則遂人既已令之遂師又從而征之非里宰所專所以必待有司之政令又見先王取民之有制也

○賈氏曰此言待有司徵斂者謂縣師旅師○鄭鍔曰所謂有司者其遂人鄙

酇長五家則一人

掌相糾相受

賈氏曰使五家各相糾糾察○王昭禹曰相糾則爲其有辠奇衺相及故也宅舍有故又相容受也○王昭禹曰比長言相及則鄰亦相及矣鄰長言相糾則比亦相糾矣比長言相和親而此言相賛者相賛則欲其相和親也鄰相賛則比亦相賛也比相和親則鄰亦相和親矣

曹氏曰相糾相受乃使五家之鄰長得以專之蓋比屋而居五家之勢爲至近朝夕出處五家之情爲易

知其間純實而朴厚與懷姦而飾詐者皆不逃於目睫之頃以之相糾可使有所警而不為非以之相受可使有所勸而必為善變化其氣質潛消其邪心所謂舉賢興甿皆由此乎基之不然民散處於遂者其善惡豈一人所能盡究哉○李嘉會曰六鄉之民居近郊近則易親比長以和親言六遂之民散居田野則遠此曰相糾而不及和親

凡邑中之政相贊

劉執中曰邑中之政謂里宰也

鄭鍔曰不獨治其一邑之政彼有政焉此其助之此有政焉彼亦我賛則鄰里相通短長相補庶無一政之或闕○易氏曰相賛則左右前後相與利而導之有貢賦税斂焉五家相與賛其財有師田行役焉五家相與賛其力此上之政令所以為易供也五家如此先王之政推而達之於天下矣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鄭康成曰從猶隨也授猶付也○鄭鍔曰卒伍之法起於五家之鄰一鄰徙則一伍廢鄰不可徙徙必有故○黄氏曰徙不惟不便其處上中下地人多寡絶相遠則不容不徙徙于他邑則隨

而付之明其人自官而徙非私遷也與比長所謂徙于國中及郊同然比言國中及郊此言他邑者遂中地廣以下劑致甿詎可容之遠徙耶徙于旁邑或可也所謂邑者殆指里宰之里中為邑○曹氏曰新遷之地始至之情或扞格未乎又使鄰長躬至其所而授之使相信而有所據相敬而無所疑然後徙居者所至如歸王氏詳說曰比長言徙于他而鄰長言徙于他邑葢六鄉無邑公邑采邑皆在六遂比長言為之旌節鄰長不言鄰長之於六遂既非國中及郊所以徙而授

之無旌節以行之

總論里宰鄰長

曹氏曰縣正而下如鄙師酇長雖各有職掌大抵皆趨耕稼稽民數謹征役治喪祭戒令誅賞往往略同惟耦耕徙居最為重事乃不列於縣鄙酇之官獨見於二十五家之里宰五家之鄰長者蓋鄰長雖微能糾察其善惡使民無遁情里宰雖微能協此耕耦使民有餘力等而上之有百家之酇長五百家之鄙師

又有二千五百家之縣正次第而考覈之申明而勸勉之六遂之內冝皆良民而無惰農也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鍔曰旅猶處也然孔子於易則曰旅不處也惟其不處是以名旅○易氏曰旅如羇旅商旅之類皆託宿于外未安其居新甿亦然故以旅名○孫氏曰先王之民入有保受出有節傳豈容浮游旅寄於四方

今民以羈旅爲名官以新甿爲職豈非自狹徙寛移偏聚之民於閣曠之野上之人當勞來安集之乎

易氏曰或謂旅師之新甿繼於鄰長之後即民之徙于他邑而爲之授者然他邑居亦六遂之邑乃遂人以下劑致甿之法非旅師以質劑致民之法觀旅師一職言平頒興積以至使無征役始末皆凶荒補助之政大司徒之荒政十有二不言移民之事若食不能人二鬴有非荒政所能聚者然後廩人爲之移民

就穀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或受廛為甿則謂之新甿此所以有旅師之法

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鄭康成曰野謂遠郊之外○鄭鍔曰康成謂耡粟者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夫民既相助作何名又出稅粟恐無此理耡粟者合耦于耡而不趨合耦之令者罰使出粟○劉執中曰耡粟為有五畝之宅不耡而樹藝之乃出不毛之粟屋粟者有田不耕載師所罰之粟即鄭說○張氏曰屋

粟不授田徙居之粟○楊謹仲曰鄭以屋粟為所罰田不耕者之粟既有此罰則天下無不耕之田所罰之粟不常有旅師果何如掌哉鄉遂公邑皆為溝洫三等采地乃為井田則是當時之田有九一而助者則公田也有用什一之法而使自賦者則無公田者也有公田則所聚之粟謂之助粟乃八家助耕之所收無公田者所聚之粟則謂之屋粟乃三家共具所稅之粟而輸之以其三三相保其稅

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楊謹仲曰其閒民無職事者乃不受田之餘夫則常有之矣所賦之粟乃其常也○曹氏曰○易氏曰閒粟即甸地閒田所出之粟此三等之粟在農民常賦之外旅師之所專掌

愚案鄭氏改而為若最無義王氏連上讀之為是

王氏曰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者聚此三
粟而用以頒以施以散
鄭康成曰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王昭
禹曰載師以時徵其賦則耡粟屋粟間粟皆在焉閭
師以時徵其野之賦貢亦耡粟之類耳旅師於無事
則徵焉聚而用之而已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
孫氏曰遂人以下劑致甿旅師以質劑致民皆别為

籍以稽之○項氏曰以治地之約劑案民數而致之則其頒之也平且無所肆欺也○王昭禹曰立見謂之質立約謂之劑以此致民防偽冒也

鄭康成曰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黄氏曰平興發也頒之不得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陳君舉曰此乃頒其積平其興謂頒我所積以平其價之興也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平其興正是旅師之義

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鄭康成曰以賙衣食曰惠○王氏曰施其惠若民有囏阨不責莫償○鄭鍔曰遺人掌邦之委積待施惠野鄙之委積待羈旅矣此旅師又聚三等之粟以施惠以待羈旅何耶遺人與旅師施惠則同其所用則異王制言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比長有徙于國中及郊之文又有徙于他為之旌節而行之之文然則旅師所施惠者皆為新甿之羈旅於野而未有所授之地也與遺人之

待羈旅不同何以知之名官曰旅而言凡新甿之治皆聽之則知之也

鄭康成曰以作事業曰利○王氏曰資之以利本業者又散以與之○鄭鍔曰散利則有時而斂之○黄氏曰散其利不使積貯者有所専擅常平平賣之法也

易氏曰行之以王命則謂之施惠行之以有司之常法則謂之散利無多寡不均之患故謂之均此先王所以待凶荒之民也○曹氏曰慮其名籍之不定則為質劑以致之慮其物價之興踴則須此積粟以平

之賙其囏阨則施之以實惠助其資本則散之以實利其曰政令之均蓋均是數者無一夫不遂其所欲耳

總論

陳及之曰周家之為民慮至矣歲有凶荒則有補助之政旅師實掌其事平其所興徵者頒其所積聚者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蓋無有偏黨不均之患矣此先王所以待凶荒之

民而大司徒十有二教之所謂散利也鄭氏乃以均其政令為使之出息夫豈有補助之政而俾之出息乎介甫青苗之法遂取以為證又以平頒為不問其所欲否而概與之殊不知旅師之法特救荒政耳意在救民苟樂歲粒米狼戾則民自有餘何至貸於官府哉青苗之法每歲再行取二分之息意謂貸者必窮民否則大姦猾而富足之家則不願取夫貸於窮民及姦猾則未必能出息故為無問其所欲否而槩

與之説則富足之家亦强使貸矣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易氏曰春頒者平頒其興積秋斂者聚野之栅粟屋粟而用之蓋凶荒之歳秋雖不熟尚有餘積或可移用及春作之始尚非上之人為之補助則將有救死不贍之患此先王所以專立春頒之法漢之春和議賑貸正與同意○禮庫曰旅師鄭氏云每歳如振貸非也正是專貸新甿○李景齊曰頒之以春則民有以濟其乏而斂之以秋則粒米狼戾之時不至於穀賤而傷農○曹氏曰其聚之也不雜

於常賦其用之也亦不拖於常農惟新甿得用之

孫氏曰先王之恤鰥阨養老幼有予之而不復取惟新甿則春時所頒秋時必斂亦以新甿之轉徙不一苟予而不取既非可繼之道又長游惰之習必定為斂散之法然後可持久不替人情亦將自勉乎職業不徒仰食于官府矣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𡠜惡為之等

鄭康成曰新甿新徙來者也○賈氏曰即治謂有所徙於他者

求乞○劉執中曰給其粮食頒其田宅勞來而安集之皆所以聽其治　使無征役復之也○黄氏曰等復除之等鄭謂以其人之多寡授上中下地非也授地之法常法也遂人巳見此言使無征役則為復除之等明矣

易氏曰或謂新甿之治與遂人下劑致甿之説同是不然遂人致甿以下地而此之授地則以娍惡為之等不止乎下地也鄭氏以下劑為家取二人而此則使人之無征役併與二人亦不役也是知遂人乃致

甿之常法旅師乃凶荒補助之法使無征役非盡使之無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朞不從政則從於遂者亦可知要必限以歲月之期然後以地之媺惡為之等媺謂不易之上地惡謂再易之下地以三地為輕重之等至期則征役行之

孫氏曰新甿雖無征役久之亦不能免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薛平仲曰六鄉之法則曰國中以及郊六遂之法則

凡曰為邑者蓋國以容六鄉邑以容六遂甸稍縣都皆其邑之所積則稍人之職得不繼於遂官之後乎○鄭康成曰主為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黄氏曰自甸而往以稍名官者甸稍一法舉稍以包甸都鄙鄉法不為丘乘之制其餘則野法而曰掌令丘乘之政令盖不為丘乘者非其所當令也

掌令丘乘之政令

薛平仲曰前乎縣師之作衆庶既以其係於公邑者而總之矣此言稍人之令丘乘則以其出於公邑者而征之矣蓋遂地車賦之正法也○易氏曰丘即四邑為丘乘即四丘為甸之所出總名之曰丘乘軍制之始也○曹氏曰自有一丘之馬而車乘之數以之始自有四丘之四馬而車乘之數以之定由此推之十乘百乘千乘萬乘而大備故曰丘乘世之言軍制者曰五人為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六鄉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為千乘王畿十倍其數則七十五萬人為萬乘是每

乘當用七十五人今以丘乘推之四丘為甸甸之為井者凡六十有四其為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以五百七十六夫而使之共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軍制亦止於用七十五人何也曰家出一人為正卒此徒役之大數甸出革車一乘此出軍調發之數武陳及之曰備之多以存○武備調之少以優民力是知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車其餘未調發者可以應八次調發之數所謂萬二千五百人

為一軍者非盡發此六鄉之人合諸乘之丘共為一
軍也或曰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有比閭族黨州鄉
之名故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即有伍兩卒旅師軍
之數今合諸乘共為一軍而亦有伍兩卒旅師軍者
何也曰居鄉則寓兵之制出軍則部伍之數古者軍
國異容不明言之六遂之間既以伍兩卒旅師軍為
萬二千五百人之聯及其用也亦以諸乘萬二千五
百人而統之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法使其戰陣行列

之際無異乎平時統率之義此丘乘之制政令於是乎出○王氏曰丘之政令司徒所掌乘之政令司馬所掌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耳丘言其地乘言其賦所謂同則丘地也所謂徒役輂輦輿車則乘賦也其作而帥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司徒則所謂令丘乘之政令也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王氏詳說曰縣既受法于司馬矣稍人又聽於司馬者縣師所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稍人所掌丘乘之政令是縣師之掌遍於王畿之間稍人之掌止於三等之采地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又從而受司馬之法於縣師以見小大之相維也○黄氏曰徵發之令司馬下之縣師縣師下之甸縣都復以其法授稍人據其法以作其衆庶而帥之稍人下士得主興作事而為之帥其意密矣以聽於司馬聽其分隷縣師鄉官稍人甸官其作事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受法于縣師中外相應

鄭鍔曰先儒謂同徒者司馬所調之同余以謂一甸

增二里二里乃為一成積至於百里乃為一同出車

千乘至於一同則人徒車輦可足用故謂之同徒非

司馬所調之同〇林氏曰鄭氏謂司馬所調之同蓋

同則丘地以其地之所聚謂之丘以

賦役之同謂之同〇易氏曰以其同井而耕同里而

居師而為役謂之同矣〇曹氏曰古者不輕用民之

力固曰一歲之役不過三日而更代則忽去忽來無

乃紛然擾民是以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

夫卒伍而言合必有抽摘調發之宜必有更休番戍

之道故先為聯法以為出處之便使凡出征者有居

外之勢而其聯則留以代其更役之事凡出而有事

一乘之卒皆平昔之相保相受者是之謂同徒其晝

戰則目相視夜戰則聲相聞行以車為衛止以車為營各致死力以相應援莫敢任意以驅馳此車戰之良法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鄭康成曰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賔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賈氏曰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幷監六遂蜃車之事司徒地官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黄氏曰

此蒙上以縣師之法作之稍人帥而聽於司徒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委人主斂野賦與遺人在道以供賓客亦與

徵斂之官連類在此○項氏曰路室有委畜聚之小

者○王氏詳說曰多曰積少曰委積則及於牢米薪

芻委則止於薪芻地官有遺人又有委人取其予之

之義則名官曰遺取其聚之之義則名官曰委言遺

則可以兼委積言委則積有所不足故遺人言鄉里

門闕郊里野鄙縣都皆以委積為言委人言祭祀賔客喪紀則特曰薪芻與夫木材至於言軍旅則又曰共其委積薪芻者謂軍旅委積之薪芻非委積也

薛平仲曰薪芻之所聚曰委葢地利之至末也視稍人之丘乘其輕重有間矣然稍人以下士為之而委人之官既畀以中士又輔以下士何其於至微且末者顧重其職哉盖丘乘之當共稍人令之足矣所謂薪芻者其責之於民則常病於細而用之於上則不

勝其廣先王必以中士掌之于以示地利之在所愛惜也此斯民野賦之共旹不以細而不堪命歟

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鄭康成曰野謂遠郊以外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

王昭禹曰薪以給外内饔餼亨烹之用芻以給馬牛之用委人掌斂之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内饔之事

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鄭康成曰凡疏材草木有實者○王昭禹曰疏材臣妾之所聚木材虞衡之所作凡言疏材木材則其材非一色○鄭鍔曰九職任萬民使臣妾聚斂疏材今乃設一官以斂之何也此乃委積之所須者所待為至廣則所積宜至多矣非九職任民之比故專設一官以聚之

鄭康成曰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王昭禹曰言凡聚畜之物非一色

愚案薪芻疏材木材畜聚之物皆在地賦外委人於斂野賦之下而兼掌之則所賦之内必有可以

通融者不然其斂於民虐矣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鄭康成曰聚凡畜聚之物○王氏曰稍聚者所聚稍給之物甸聚者所聚甸賦之物○劉執中曰稍聚去王城三百里賓客有時故以待之甸聚去王城二百里而羈旅無時故以待之○項氏曰稍廣故以其所聚待賓客可以備禮○黄氏曰遺人野鄙之委積待羈旅委人以甸聚待羈旅先王之政不使一人有乏絶之患○項氏曰甸小於稍故待羈旅過客其用微

鄭鍔曰遺人以野鄙之委積待羇旅盖遺人之待者米粟之待而委人之待薪芻木材疏材而已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鄭康成曰余當為餘聲之誤餘謂縣都畜聚之物○賈氏曰上巳云甸稍此餘聚是縣都中畜聚之物○王氏曰余聚者所聚經用之餘物頒則用財之餘事故以余聚待之○項氏曰其餘則待往來之頒賜○李嘉會曰頒賜有在賔客有在軍旅有在出疆之使既以委人餘聚待之至遺人不以頒賜立額盖遺人施惠以下皆非常用故頒賜不可得

蕪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

鄭康成曰式法故事之多少○易氏曰薪芻疏材木材之類賓祭祀賓客喪紀軍旅之切於用者物雖至微無非大宰之式法

鄭康成曰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

給張事○賈氏曰掌次云大次小次及幕並須木材故以給張事

鄭鍔曰賔客共芻薪軍旅言共其委積薪芻者蓋軍旅之所共不一此特共其委積之薪芻爾○賈氏曰疏材是百草根實可以助禾粟以供馬牛

鄭康成曰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賈氏曰委積之中有薪芻在野故曰野委其六鄉之廬宿委積薪芻自六鄉共之兵器承野委之下明與野委同為賔客所用故知是守衛賔客陳兵之器○鄭鍔曰共其野委則又併與守野

委之兵器而共之野委不守則敵人鈔畧以乏軍須必為之防可也

鄭康成曰野囿之財用者苑囿藩羅之材○賈氏曰苑囿藩羅以遮禽獸○王昭禹曰野囿財用以備資給○曹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車徒皆止止則必宿而宿必有路室之委是謂野委豈可無兵器以助其守衛乎路室必有藩籬之固是謂野囿又豈可無財用以助其防閑乎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賈氏曰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謂之軍旅之賓客○黃氏曰凡會師者不入關故軍旅賓客館於此使

委人館之者就薪芻也

鄭康成曰館舍也○曹氏曰國事莫重於兵則委人之預備者亦莫詳於兵軍旅之賓客於是可以即安於館焉

總論

曹氏曰薪芻材木皆麤惡而瑣細者取之於野而斂不及於民聚之於臣妾而力不妨於農備之於素暇而憂不形於倉猝儲蓄有餘給使無乏取者不病於求之難與者常見其供之易故賓至如歸師行宿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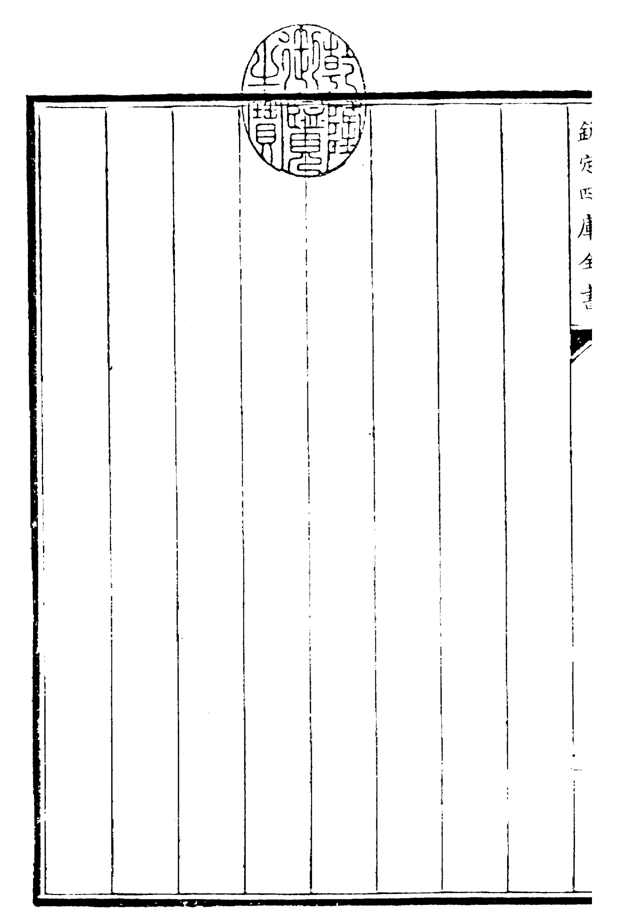
脁有號名有會同則上作下應求得欲從人無不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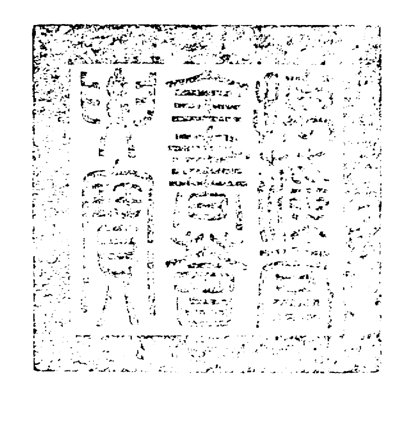
周禮訂義卷二十六

謹案卷二十五第三頁後七行鄉遂雖互文見義刊本脫遂字今增

卷二十六第一頁前六行中大夫一人不使卿刊本卿訛鄉據賈疏改

第二十八頁後五行自有四丘之四馬刊本脫有字今增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胡作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七八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二十三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七　　宋　王與之　撰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十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政令○呂氏曰此所以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賈氏曰土均草人稻人皆土地之事

薛平仲曰自稍人之令丘乘則民知國事之當力委

人之斂薪芻則民知野賦之當備然使均齊之政不

行則民將以厲己為怨孰知聽命之為義是則土均所由設也○王氏詳説曰均人所掌非止於土政之政有力政存焉土均所掌則止於土而已故均人云地職土均則曰地事均人云力政土均則曰地貢○薛平仲曰鄉有均人以均力政於鄉遂有土均以均地政於遂鄉豈無任於地事遂豈無職於力役葢鄉之環於王城者役為重固力政之所當審遂之列於田野者耕為重尤地政所當審此其職之所由分○李嘉會曰均人所急在力政故用中士而事簡土均所掌者廣故用上士而官衆

掌平土地之政

王氏曰均人無所不均故曰均地政土均雖有及乎地征然以土為主未及乎均人故言平土地之政○鄭康成曰政讀為征所平之稅○賈氏曰下文云以和邦國都鄙故知此平者亦據邦國都鄙若鄉遂公邑征稅則均人平之

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易氏曰此即閭師任民之職而均之也自農圃至藪牧皆謂之地守○曹氏曰鄉遂井田地域溝封之守山林川澤掌固司險之守皆是也

自耕植至畜養皆謂之地事○曹氏曰凡有事於地如治溝洫設涂木之類

皆是也自九穀草木鳥獸至山澤之材皆謂之地貢均之則高下𡠗惡重輕適其平

黄氏曰均地貢自甸始推而行之於天下然其本必起於均地政地政均則地事地守皆可均葢與均人一法均人所以不均地貢者國中九貢閭中之法無不均矣○王氏曰有職必有事有事必有職均人均地職而不均地事土均均地事不均地職均人均力政不均地貢土均均地貢不均力征者互見也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

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曹氏曰先王雖有均平天下之政不至於和未免一於任法則前日均平之政將以齊民反以戾民政令刑禁施舍皆朝廷已定之法也法可守也而其閒法之所不能盡者得無猶有未便於人情乎猶有未盡於地力乎猶有未宜於風俗乎是必察夫土地纖悉之異宜者而平之凡禮文之異同見於古先之已行者不必遽易沿襲之積久見於習俗之便安者不必

輒變凡施之於喪紀祭祀者皆不敢盡決於朝廷之法更以地之媺惡為其厚薄輕重之節而後可以使人各適其適斯其所謂和也○項氏曰和之如何以地媺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政令之緩急刑禁之寬猛施舍之宜否禮俗之因革喪祭之豐約冝者令之不宜者禁之使之適於和而已和則中節之謂也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黄氏曰為之輕重之法使無偏廢難行之節所謂和也必本於地之媺惡葢

其豐儉厚薄皆於此乎可見刑禁亦必有以和之則一切之法以律天下冝其所難行矣掌其政令葢已和而著為禁令也

總論

呂氏曰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有斟酌損益彌縫其間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舉而萬目不遺所謂土地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徒如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施十二教井牧其田野此是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為之防然一鄉之間其土又有肥

瘠厚薄無緣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須設官斟酌彌縫於其間此土均之法所以設也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即是大司徒所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土地司徒已自平之正緣其間有曲折厚薄肥瘠不同土均之職其位正可以入出阡陌周旋井里隨鄉土均之蓋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下雖說川澤川澤之中又有高下惟是土均周旋阡陌然後能均所謂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土

各守其地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均地貢者隨土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大法已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覲其熾惡其中又有重中之輕輕中之重雖有王者所頒之禮然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頒其他細微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等祭祀多寡之數皆相其媺惡為輕

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輕重之法且如大司徒施十二教以祀禮教敬又須土均就祀禮中斟酌得宜凡事莫不如此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草除草也○易氏曰掌土化之法而名官以草人者草乃所以為化也

薛平仲曰均一之政既行則斯民之從事於耕稼者是雖有地利之難致且將為之致力所謂土化之法

下地之稼孰不各興其事而使地之無遺利哉此固
草人稻人列於土均之後也
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
王昭禹曰移瘠而肥移惡而美夫是之謂土化土化
者因形移易之也○劉執中曰既相其地高下之宜
種之九穀又取九獸之糞以化其土然後種之非特
用其糞又令其民薙草而灰之以和其糞則地有可
化之理故月令季夏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

若欲化也則以水火變之今之農民莫不如是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音低用羊墳符粉反壤用麋音眉渴其列反澤用鹿鹹潟音昔用貆呼丸反勃壤用狐埴時力反壚音盧用豕彊檃音檻用蕡扶云反輕𤉡孚照反用犬

項氏曰夫土不能皆美以形質則有肥磽以地利則有厚薄於此必致人功焉化薄而厚化磽而肥非糞種不可然地各有宜故草人物色其地相宜而為之糞種糞種者積壅穢以培毓之今南方田皆然鄭司

農以為以獸骨汁漬其種失矣○鄭鍔曰地之色有騂赤而性剛者有既赤而又為縓緹之色者○項氏曰一染謂之縓 有墳起而又壤解之者○鄭氏曰墳壤潤解也○胡氏曰無塊曰壤其性和緩特起曰墳其性高燥 有舊為澤而今則渴竭者有本鹹苦而又潟鹵者有勃壤則粉解而粘者有埴壚則粘疏而不墳者○胡氏曰土粘曰埴其性膠固卑下曰壚其性次埴 有彊檃則堅强而不和柔者有輕㙤則輕脆而不厚重者凡此九等物其色知其性將以化之則隨其所宜或用牛或用

羊或用麋鹿或用貆狐或用豕犬或用麻蕡者○易氏曰八物皆以糞化草此則獨以草化之耳○王氏曰糞種以糞糞之唯用蕡非以糞而亦謂之糞者其用之也亦如以糞糞之皆可以變惡而美易瘠而肥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薛平仲曰以三農生九穀言之則九穀之種皆民職之當事何獨於稻人而命官哉盖下地之卑水之所鍾水之勢不達則稻之利不興徐導其壅溢之勢以

致其稼穡之利夫盖有難為功者矣是又稻人之所

特設必以上士居之

掌稼下地

易氏曰職方氏辨九州之國皆有所宜之穀惟稻一種獨宜於荆揚盖荆揚二州厥土惟塗泥乃沮洳下濕之地故言其穀宜稻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李嘉會曰稼下地必先治水而後治草者盖草生則地不見草死則地益肥積之數次其上益高其根益密而積壅淤於水面乃可種焉此稼澤之法

以豬畜勑六反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

易氏曰稻稼下地宜於水而已然水所以養稼亦所以害稼使水之往來不窮而下地無旱潦之憂亦恃吾之所以治水者有其道耳○鄭鍔曰地之下者水之所聚當先為豬以畜水左傳云規偃豬禹貢云彭蠡既豬謂畜水使不流○王氏曰水內有所豬而外待旱也焉無防以止水之來無益也故又當為防以止之○王

氏曰待水也將以動蕩餘水使之行則為廣深四尺之溝○項氏曰稻宜下地民之食為多黍稷宜高小旱不足患故專設下地之官豬畜之以防旱止之必有以行之故蕩之於溝將均受其平地之水則為廣深二尺之遂○項氏曰行之必有所歸故均之以遂遂之田首小溝○王昭禹曰遂傳受諸豬而亂之者也○鄭康成曰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將以棄水而去之則為小列而舍○項氏曰由遂而入田之畦畎則謂之列○賈氏曰先鄭以舍為舍去之舍後鄭為止舍之舍下文澮是寫去水則此舍為止水於其中將使水去之速則為廣二尋深二仞之澮以寫之使歸於川○項氏曰水於是會焉既處之必有以去之故寫之以澮澮田尾大溝去

水者也○王昭禹曰澮者通諸溝而亂之川也○黄氏曰水政蓄泄掌在稻人則以稲之所急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

王昭禹曰毁草為芟○鄭康成曰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稲○黄氏曰草芟着土則復生故以涉揚之草死田肥故曰作田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

鄭康成曰殄絶也○鄭司農曰春秋傳曰芟夷藴崇之○鄭鍔曰稼於

下地以去水為先若夫稼澤則法又不同澤者草之所生所以去草為先盛夏水熱芟之夷之以水殄之草不生則地可稼○王氏曰夏以水殄草則以夏水如湯利以殺草也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賈氏曰水鍾曰澤有水及鹹鹵皆不生草即不得芒種故云草所生○李嘉會曰澤地草易生而害其種種以芒練草或生焉則不至以害其種之茂○易氏曰芒種稻之有芒者

旱暵共其雩斂

項氏曰旱暵則共雩祭之所斂以稻所急水者也

愚案雩祭所斂必是下地所産卑濕之物須稻人以共

喪紀共其葦事

鄭康成曰葦以闉壙禦濕之物○賈氏曰言禦水之物則在棺下用之

○王氏曰喪紀共其葦事葦生下地故也○曹氏曰澤宜於芒則有芒種之種旱急於雨則有雩祭之

斂澤宜於葦則有喪紀之供古人於下地無一而有棄物矣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遂自草人稻人之官設而治地之事畢矣土訓之地圖誦訓之方志凡其載九州之所有土物之所生風氣之所宜於是乎為王訓之以廣其見聞然後制其賦而各因其有施其教而不易其俗其所關蓋甚大也雖然二官皆以訓為名明辨而啓迪之

開陳而敷宣之之謂也山川土田之宜風俗美惡之尚古今封域之所更歷代聖賢之所迹彼其岸谷高深之異變封壤離合之異勢先後之相禪盛衰之相代其必有故矣訓之以圖而事有可鑒訓之以志而事有可稽則一人之所以奄方輿攬圖籍於民上者其將兢業於此乎○曹氏曰土訓誦訓皆以訓名官則其開廣王心啟沃君德其所關至不少也況當天子省方之時二官夾王車以從行于以備顧問進諷

諫覽今而思古即舊見而訂新聞涉歷愈深觀省愈的天下之利害愈審斯其為訓也豈尋常誦說之謂乎

易氏曰此二官為王巡守設也且地圖掌於司徒方志掌於外史吏何與於此二官之職令土訓總言天下之地圖以詔地事之利害誦訓分言天下之方志以詔觀事之熾惡非巡守而何然王者巡守四方雖萬乘之尊儀衛嚴備無不順適其所欲至於五方異

氣寒燠燥濕異候剛柔輕重異齊茍不為之精察其利害媺惡則非臣子愛君之道故土訓於詔地事之後為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者此以膳羞奉養為主也誦訓於詔觀事之後為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者此以次舍居處為主也二者既詔其慝則能精察其利害媺惡然後膳夫庖人得以別其品掌次掌舍得以辨其宜二官實左右之

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鄭康成曰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

王昭禹曰其地異宜其民異數其穀異種王將制其職貢巡其封域而物之有無事之利害莫不知之則土訓道地圖詔地事與有力焉

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劉執中曰慝惡也惡風惡氣惡水惡獸惡山惡路惡川皆為地慝而辨其所產之物有害於人者以豫詔

於王○鄭康成曰辨其物者别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林氏曰上有所求各以其所有則下之所共易致宜於青者不宜於揚宜於豫者不宜於兖則土訓之詔地求可知

鄭鍔曰道地圖以詔地事則以地形告使知地事之所宜道地慝以辨地物則以地氣告使知地物之有毒原其生以詔地求則以地利告使知地物之所産

○曹氏曰凡地慝地物地求三者皆於訓説之間而

敷陳之則利害知所避就取予知所防閑

王巡守則夾王車

鄭康成曰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為守

愚案必使土訓夾王於巡守之時以其知四方土地之利害歟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為久時事

○林氏曰土訓之所訓者土地之圖誦訓之所訓者

方志之書

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鄭鍔曰方志如宋有宋志鄭有鄭志一方之志載其一方之事則凡一方之可觀者具載於書道其方志則王有游如少昊之墟如大庭之庫如殽之二陵相之帝丘之類王可問而知

劉執中曰四方地里山川人物皆有其書以志之掌誦其書訓其義從王有所觀瞻而未知本末者則以

其志誦訓以詔之

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項氏曰方慝其方言語動作所惡者以詔人君辟忌而勿言之勿為之恐惑人瞻聽且不苟於言行也詔之者如是則地俗皆可知矣或曰方慝五方之氣能使邪以病人者詔其起居飲食毋犯其所忌也然此說近於土訓非方志也

陸氏曰李巡曰究信也徐舒也揚軫也荊強也豫舒

也雍壅也冀近也謂西河之閒情性相近其論方俗之情性大槩如此蓋民生天地之閒剛柔緩急係水土謂之風好惡趨舍隨君之情欲謂之俗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崆峒之人武秦人尚氣力先獵射燕人少思慮多輕薄此皆風使之然也吳楚之信巫重祀鄭衛之亟會流淫魏之少恩生分周之高富下仕韓之椎剽燕之輕急齊之偽詐不情吳越之好劒輕死幽貴正信而尚禮器魯重廉恥而尚禮義宋

多君子而多稼凡此皆俗使之然也地高者冝黍稷下者冝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皮先王於民因其地以施教順其俗以施政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居山者不以魚鱉為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為禮騂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糞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無偏弊之患此大司徒土均載師土方土訓誦訓所以有功於天下也○曹氏曰凡方慝辟忌地俗三者

皆於訓說之閒而敷陳之則醇厚之風可回而竒衺之俗可易

王巡守則夾王車

王昭禹曰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王嘗聞之矣巡守夾王車備王或質所聞王且見而知之矣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山林皆土地之事故在此

愚案大者曰虞故山虞澤虞皆中士小者曰衡故林衡川衡皆下士然大山大澤大藪徒八十人小者皆徒二十人此等皆山澤之民有斬伐之事則共其役事已則還受職於山澤何嘗有厚禄以養之王氏以山川林麓澤藪所出之富足以禄此徒非也

薛平仲曰山澤天地之藏財用之淵國家之所資者

厚民生之所頼者衆如使括而歸之於上適以開斯民競利之心縱而委之於下重以啓斯民忘本之念是以先王為之虞焉以虞度之以嚴其法也為之衡焉以權衡之以平其政也民知利之為可資而不知利之為可餌則土物愛而厥心臧教化之端孰切於此

陳及之曰周禮有頒田法而山澤未甞頒之民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乃有虞衡以作山澤之材則知畿内

山澤皆官物也特置虞衡之官以掌之分山林川澤為上中下三等而設官有多少之異卻令山澤之農以時入山林川澤入山林者供薪蒸木材入川澤者共川澤之奠以當邦賦然則周制何以不頒之民而乃設官以掌之民自有之則有田不耕趨末者衆矣令也設官以掌使旁近之民以時而入又俾各供所有以當邦賦則上之政令有制而下之取有節

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

賈氏曰案下文林自有衡官掌之彼是竹木生平地者此是山內之林也○易氏曰山有虞林有衡此兼言掌山林之政令者以林衡受法于山虞也所受之法即所守之厲禁○林氏曰為之厲則别其地以為之限為之守則命其人以為之守為之禁則設其法以為之禁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禮則貪殘之民不得以暴天物矣

李景齊曰利之出於山林川澤者先王與民共之而

周禮皆有禁焉何也蓋利之所在人所競趨官不為之守禁則紛爭力奪何時而已雖山林川澤各置虞衡之官而有以示其禁焉則兼并者不得逞而其利可以均及於民矣○王昭禹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蓋商之末世猶凶年也以荒政拯之而已成王周公之時苟不禁之謂之無政矣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鄭康成曰陽木在山南者陰木在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曹氏曰日之所在木必堅刃可用故仲冬仲夏之斬木為材者必相其山之

南北

王氏曰考工記曰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所謂陽木則稹理而堅者也所謂陰木則疏理而柔者也疏理而柔宜以火養則斬以仲夏使盛陽暴之與火養同意陰木如此則陽木斬以仲冬宜矣○王昭禹曰斬陽木必以仲冬以水之盛氣養其堅則齊諸其陰也斬陰木必以仲夏以火之盛氣養其柔以齊諸其陽也如此則堅者不失倔強柔者不失於弱矣

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賈氏曰服謂牝服即車平較皆有鑿孔以軫子貫之所以謂之牝服耜謂耒耜隨曲長六尺六寸車人所造二者皆須堅刃故斬季材必木為之○王氏曰季標枝也蓋因其材而揉焉

時即上文仲冬仲夏之時○王昭禹曰夫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故以仲冬斬陽木以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因天時以養材因天材以養氣然後工之巧行焉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鄭康成曰時斬材斬材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為久盡物○王昭禹曰草木零落斬木之時使終是時而斬之則將茍取於盡物故令之以時又期之以日有期日則節其時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曹氏曰邦工朝廷之梓匠○鄭康成曰掄猶擇也○賈氏曰上文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堅刃之極時但國家須材不在冬夏故此邦工入山林不禁又不言時節須即取足之故也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賈氏曰上文據國家使工擇木故非冬夏亦得入山林此據萬民取木故十月入山林春秋斬木不入禁斬四野之木可也雖斬四野未至於三月亦不得伐桑柘故月令季春云無伐桑柘○曹氏曰掄材雖不禁而春秋之不可斬材則自有禁也

凡竊木者有刑罰

鄭康成曰竊盜也○劉執中曰謂厲禁之内○王昭

禹曰竊木者有刑罰然後厲守禁令莫敢犯焉○曹氏曰天之生物有限人之用物無窮若蕩然無制暴殄天物則童山竭澤何所不至刑罰之施至是不得不行

若祭山林則為主而脩除且蹕

鄭康成曰為主主辨護之○賈氏曰辨護者謂供時用相禮儀○項氏曰山虞山神之所依也故使之主祭焉脩除治道路場壇○王氏曰脩脩祭事除除地為墠○王氏曰蹕止人犯其祭虞主山林掌其政令且為之厲禁也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

珥如志反焉

鄭康成曰萊除其草萊○賈氏曰謂於防南擬教戰之處芟去草萊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步數雖未聞廣狹可容六軍三三而居一偏○或曰舜使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鳥獸之害人者消則虞人因田獵而萊山澤者亦以除民之害故也

獘田田止也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賈氏曰禮緯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若軍吏是鄉大夫則杠長五仞今山虞雖有熊虎為旗仞數則短宜三仞

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知獲數也○賈氏曰以聽鄉任左故皆取左耳也

易氏曰大田獵者天子親行之禮萊山田之野則聯於大司馬之職弊田植旗則獸人所謂令禽注于虞中是已致禽而珥珥如小子珥于社稷之類田畢而祭也鄭氏謂珥當為衈取其左耳以効功故曰衈蓋取字之偏旁以為左耳其說未為不善如肆師小子羊人言祈珥鄭氏亦曰珥當為衈羽牲曰衈且引雜記之言成廟則釁之與此効功之言不同人取左耳為毛牲謂羽牲曰衈之文自相背馳況大司馬言致

禽以祀祊致禽饁獸于郊皆行祭禮於致禽之後不應致禽之後方取左耳以效功劉執中釋肆師之職曰珥當為弭字之誤也弭謂小祝之弭兵災蓋田獵所以訓兵弭兵裁正田獵之事肆師於狩之日涖卜來歲之戒亦弭兵裁之意義見肆師祈珥說

曹氏曰祭祀田獵凡有關於山林者皆使山虞掌之既身為之主以示神之所依又脩除且蹕以肅其壇墠之所既萊其田以開其可陣之地又植旗弭禽以

示其田獵之當止一則以敬鬼神之森列凡一木斬伐不敢分幽明為異觀一則以蒐獵為不得已故於驅馳逐利之際不敢使衆欲無所限節先王於林木一物其謹重如此非仁矣乎

林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鄭康成曰衡平也○曹氏曰官以衡名惟欲其權衡之平耳有所偏衆則非平矣平

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

賈氏曰山虞尊使中士為官首下士為之佐林衡卑故下士為官首胥徒多於山虞者以林麓在平地盜竊材木者多故須巡行者衆○劉執中曰胥徒增多於山虞者麓在山下養材為多共國者衆則用之者倍去民為近則其守為勞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項氏曰山虞掌其政令衡巡察之而已○王氏曰林之政山虞掌之林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澤之政澤虞掌之川衡掌其巡之政令而已然則林衡正於山虞者也川衡正於澤虞者也巡之則知其守而均平之使各得其宜

鄭康成曰平其守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

王氏曰澤虞言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而林衡不言林衡言平其守而澤虞不言互見也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項氏曰以時會計林麓之繁耗而賞罰守者

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法萬民入出時日之期○賈氏曰山虞官尊故設之林衡若斬木材期於虞邊受焉○王昭禹

曰山林之政令林衡不得掌之具斬木材之政令而已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隂木斬木之法也服耜斬季材萬民時斬材斬材之法也○曹氏曰山虞以時斬材而林衡則受法于山虞以嚴其戒一有不平則計其守者之功過而賞罰之矣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源○賈氏曰官

及胥徒多者以其川路長遠巡行勞役故也

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鄭康成曰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劉執中曰時謂獺祭魚之後則舍其守禁以縱萬民漁焉不平其守則淵潛不可得以遂性不舍其守則解食不可得以養民

劉執中曰犯禁謂以數罟入於汙池非時取魚鼈者也

王氏曰澤亦必如此而不言亦互見也

祭祀賓客共川奠

鄭康成曰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王氏曰

共川奠共川物之奠也不言物以澤虞見之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

小川之衡

鄭康成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陂爾

雅有八藪

賈氏曰案鄭詩云叔在藪火烈具舉舉藪明知無水又爾雅藪在釋地篇故知水希曰藪若職方澤藪曰具區之類及毛傳云藪澤皆為一者以其有水則為澤無水則為藪元是一物

又曰用中士尊於川衡者以澤中之所出物多也

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賈氏曰案上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云國

澤者文有不同皆互見○李嘉會曰澤屬乎國懼民因地以致爭今海之沙岸潮之波渚凡利入之厚無不租撲于官而後漁焉此之謂也

王氏曰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人自為守所以澤雖大莫或害其養蓄

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黄氏曰國澤為有皮角珠貝非民所得有者故以時入于玉府而頒其餘

鄭康成曰入之以當邦賦○劉執中曰時取之有時

澤藪之利非民田之正稅故入于玉府以供王之好賜然玉府有常數也

王氏曰山林川澤皆有財物惟澤入于玉府者澤物最小也所以自養取薄所以養人從厚夫是之謂王德又頒其餘于萬民則雖澤物亦不盡利〇黃氏曰蔆芡葦蒲與民共之〇劉執中曰謂令其守發其厲俾萬民雉兔者往焉芻蕘者往焉漁獵者往焉期日既滿則復其厲禁所以長育蕃阜俾之生生而不窮故曰藪牧養蕃鳥獸則山藪無物不遂其性

凡祭祀賔客共澤物之奠

鄭康成曰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

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鄭康成曰葦以闉壙蒲以為席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王氏曰澤野所謂藪也

鄭康成曰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王昭禹曰山虞以旗致禽則熊虎山物也澤虞以旗屬禽則鳥羽澤物也

賈氏曰云屬禽者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别其等類每禽取三十焉若然則致禽與屬禽不同而鄭云屬禽猶致禽者鄭互見為義○王氏曰或言致禽或言屬禽則皆致而屬之不言珥以山虞見之

總論

易氏曰有政令有禁令禁令即政令之所禁者也山林之政令山虞專掌之國澤之政令澤虞專掌之林衡川衡特巡山林川澤之禁令而已是林衡正於山

虞川衡正於澤虞然林衡列於山虞之後川衡列於澤虞之前者以山林川澤為序也山虞物為之厲而為守禁澤虞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林衡川衡之所謂平其守者平此者也山虞以時入木材而令萬民時斬材而林衡之斬木材則受山虞之法澤虞以時入財物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而川衡則以時舍其守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者也林衡正於山虞故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川衡正於澤虞故犯禁

者執而誅罰之平其守者之守其禁也若夫大田獵之日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此山虞澤虞之職林衡川衡無與焉山虞以旌致禽而澤虞以旌屬禽者以熊虎之象宜於山而鳥羽之飾宜於澤也茲其辨爾

陳君舉曰古者金玉之所出皆掌之王官侯國不得擅而有也關譏所禁皆歸之公上侯國不得擅而私也是以名山大澤畿外不以封列土之諸侯畿內不

以頒祿仕之王臣皆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賦諸
侯自食稅田之外餘不敢過而問焉盖先王不以予
諸侯之意所以抑制其強而防閑其侈心也考之周
禮凡山澤之數司書掌之以計吏治山澤之賦大府
掌之以待邦用九州之川浸山藪職方掌收天下之
圖而諸侯無所隷焉至於伯禽侯于東魯而錫之山
川乃天子之加賜是固異恩而非可以例觀也人謂
周制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疑若專利於

上而無遺利在民矣考之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未嘗不與民共之而有司特禁其不使戕賊而已澤虞則使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則實為民守之王官特以其賦入於玉府而推本先王領於王官之意盖使侯國不得以障管云爾非不知與民共財也周德既衰凡王國所恃者諸侯皆得專利之齊斡山海之藏晏子告之以山澤各有所守不可為也是猶知守先王之法至於桃林之塞古函谷也晉守之

郇瑕之地古解池也晉實有之凡天子之塞邑皆不領於王官而惟私意是取春秋之作於鄭不系虎牢於衛不系楚丘其類非一蓋所以別天下之重慮侯國擅而兼之也自秦殫天下之財賦歸之公上凡山澤陂池之賦皆為天子私藏而漢制屬之少府以供養天子然初制疏闊山海之在吳者得以鑄錢煮鹽而因以成七國之禍至武帝之時凡五嶽盡在天子之郡而不隸諸侯而郡國亦置鹽鐵官以隸司農湖

官雲夢官凡郡有山澤之處皆使置吏掌之諸侯惟食租稅而已雖曰抑制諸侯之强而先王不盡利以遺民之意蕩然無復存矣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掌邦田之政亦是地事故在此○王氏曰名曰迹人以迹知禽獸之處而後可得田而取矣

薛平仲曰自虞衡有以司山澤之藏則山澤所出非民生日用之常者先王葢不以輕動斯民之心非國

家經用之宜者先王亦不以强抑斯民之心故從禽可欲也而田獵之禁則有迹人以掌之寳貨可欲也而金玉錫石之禁則有卝人以掌之夫然後自角人至于掌蜃其取諸山澤之農者皆以當邦賦之政令夫自太宰之九職言之其所以任山澤之農者盖如彼而所以取山澤之賦者則如此既已使民之不貪而又使民之易從此先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居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其教化則流行乎中矣

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

鄭康成曰田之地若今苑也○賈氏曰迹人主跡禽獸之處有禽獸處則為苑囿以林木為藩羅使其地之人遮厲守之

王氏曰邦田無地則鳥獸無所生有地而無政則其生不能蕃息雖有政不為厲禁以守之則侵地盜物所以干有司者衆矣雖為厲禁以守之然雉兎者往焉亦弗禁也

易氏曰邦田常田也田之義有三大田之時虞人萊所田之野教民以戰陳之事天子為之乘革路建太常見於司馬者是也其次牧畜于囿設囿游之禁以時取其獸而不廢乎祭祀賔客之用天子為之載斿車之旌見於囿人者是也若夫邦田之地政非囿人所禁之囿亦非大司馬所萊之野平田之地迹其鳥獸之所萃者謂之迹人迹人掌其地政則為之厲禁以守之當邦田之時天子為之載木路巾車言木路

以田是也○楊氏曰邦田之地自天子至諸侯大夫時田之所故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先王山林川澤皆有厲禁況邦田之地乎惟以時入則不禁如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之類

曹氏曰太宰九職任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養蕃之任有二祭祀賓客之供囿人掌之其曰囿游之獸禁又曰牧百獸則牧是也蒐苗獮狩之所取迹人掌之其曰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則藪是也獸而可牧不過羊豕六畜之類取於囿足以供矣若田

獵之獸非可以常獸牧之其地之廣将以備教兵之用不可以比於囿其獸之多非林藪之深茂不能養蕃於其中不為之厲禁則獸之奔軼四出不能遂其蕃息之性他日無以供田獵之取則於教戰之典為有闕矣故凡邦田之地盡使迹人大為之防而為之厲禁焉而後蹤迹以取之非若囿而牧之可以隨取而得也

凡田獵者受令焉

鄭康成曰令謂時與處也○項氏曰令之以所取之法○賈氏曰其受令者謂夏官主田獵者○易氏曰受迹人之令則不至於罷民力

禁𪊟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劉迎曰𪊟卵庶禽之胎也皆不中殺之物毒矢毒弓矢以射獸也所謂餧獸之藥先王仁及禽獸豈專以生之為事哉取之而中於用則何惡於取殺之而得其死則何害於殺○王昭禹曰禁𪊟卵者生之以其時禁毒矢者殺之以其禮

王氏詳說曰迹人所謂禁麛卵與毒矢者一年之中未始不禁月令禁麛卵於孟春非孟春則不禁矣禁餧獸於季春非季春則不禁矣是三百六旬之中禽獸之得幸免者三十日耳則知周之與秦法意遠矣

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金玉出於地故在此○鄭康成曰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易氏曰金玉之函於石者謂

之丱取玉則破丱而得取金則煅丱而成怪石黃金非丱所出總名以丱人者舉其類言之○劉執中曰石而函金銀者謂之丱丱或又函於石中必穿石而後見煅之以火則金石分焉而金多産於土中或雜於沙中今邕州之西南自山生竹皆方其下有黑石方如骰子中必函銅謂之塊金石其土中有金或塊登數兩者耕種其田者多獲焉白金之丱多函於中夜有光如疋者其氣也民多宿于山以候之

鄭鍔曰寶貨所在不設官以守則豪族巨室擅發地藏而利權不歸於公上後世坑冶之官原起於此

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

鄭康成曰錫釗也○賈氏曰為之厲禁亦謂使其地之民遮護守之○劉執中曰全地之道以養五行○易氏曰天地之寶生於山澤金玉錫石之貴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不盡以予民設之官為厲禁以守之非私之也上以資邦用下以使斯民之棄末厚本而已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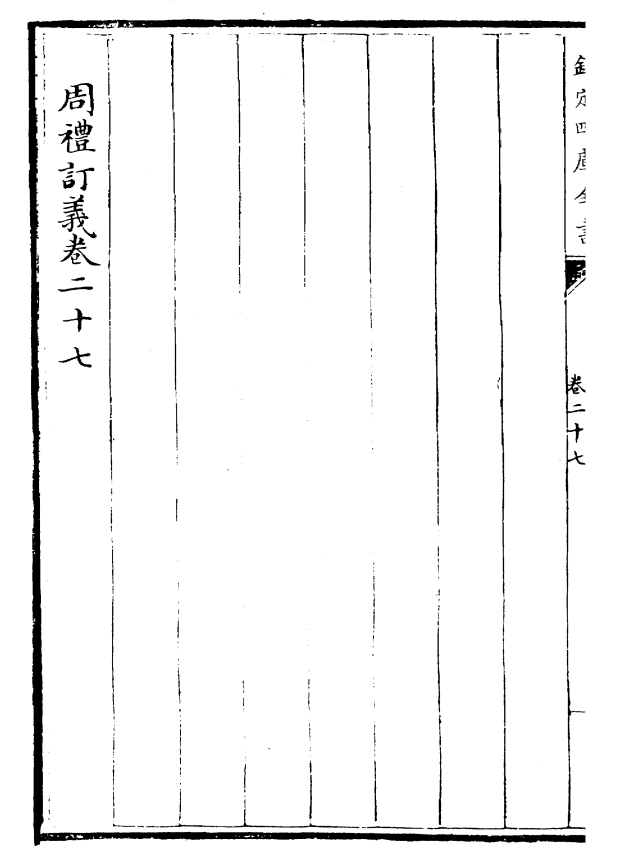
王昭禹曰天之財地之利盛衰消息不能常齊取之者適其盛衰消息之時也○鄭康成曰物地占其形

色知鹹淡也○鄭鍔曰物其地則視其土色以別其所產 授之教取者之處○易氏曰使其案圖而取之 ○曹氏曰物其地者乃示所當取之處不使之廣肆其鋤鑿也圖而授之者乃示以所宜取之品色不使之縱意旁搜也

巡其禁令

鄭康成曰行其禁明其令○易氏曰利孔所在姦弊百出既禁之又令之又從而巡之○鄭鍔曰巡其禁令以防竊取然後卝人取之而入于職金職金受之而入其金錫于

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受藏之府所以待邦之大用玉府所以共王之玩好者也



周禮訂義卷二十七